

中国卡通

文字书

一个失去双亲的孤独男孩，捡回了一只流浪猫。
晚上猫竟变成了一位神秘少女，接下来，命运将走向何方？

猫的诱惑

橘文泠 著

关于青春，
关于陪伴，
关于爱！
我们一同见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卡通 文字书

橘文泠 著

猫的诱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猫的诱惑 / 橘文玲著.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48-0946-6

I. ①猫… II. ①橘…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6265 号

MAO DE YOU HUO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责任编辑: 胡纯琦

执行编辑: 李坤阳

美术编辑: 周小悠 刘慧敏

责任校对: 袁大威

著者: 橘文玲

插图: TOCStudio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h t t 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 660mm × 980mm 1/16

印张: 16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3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ISBN 978-7-5148-0946-6

定价: 20.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539)

它们的名字叫自由

○橘文泠

小的时候，我家住在老旧的平房里，那一片城区里的房子历史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民国以前，这样的地方每到夜里总会有很多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的小动物在活动，巨大鲜艳的飞蛾、蝙蝠、黄鼬……当然还有流浪猫。

经常在我家屋顶肆虐的是一只白色的大猫，因为睡在窗边，有时候夜晚被汽笛声吵醒，就能看到它蹲在对面的屋顶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然后它会调转过身体走开，或者跃到另一边，我就看不到它了。

我问过祖父，我们可以养它吗？祖父摇头告诉我，不行，它已经野了，把它关起来它会死的。

于是那只白色大猫就一直在我们家的屋顶上游荡着，有月光的晚上我听见头顶上瓦片被挪动的声音就会想象——它是不是会像人一样站起来跳舞？或者像故事里那只穿靴子的猫一样，拿起剑，和看不见的邪恶敌人作战？

它在我心里变成了某种神秘的存在。

而随着年纪渐长，曾经包围着我整个童年的、想象中的世界就像夏季里晨间雾气一样，也慢慢地淡去了，几乎到了再也看不清的地步。

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写作，把那些占据了我脑海多年，几乎要分不清它们是否是现实的故事具象为文字，这让我觉得自己创造了一个世

界，我乐此不疲。

当编辑问我长篇要写什么的时候，我再次想起了老房子屋顶上的白猫，我说，写个猫和女孩子的故事吧！

于是我把猫和女孩子糅合在了一起，诞生了能够化身成黑猫的希希。

我总觉得她就是我，是那个往昔的记忆里，盼望着能够变化成屋顶上白色大猫的我。那时我想过，如果我能变成它该多好，可以轻巧地在屋顶上奔跑，一跃就能跳过两栋房子之间的空隙。

最重要的是那样我就能在晚上跑出去，去探索那个黑暗的、我还一无所知的世界，那里一定有很多的惊喜在等着我。

我就像那只关起来就会死掉的白色大猫一样，是个野性难驯的孩子。就算做出乖巧听话的样子，我的心里还是极度渴望着不被束缚的人生，去想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对喜欢的人微笑，对不喜欢的人直接掉头就走。

于是故事里的希希就变成了那样的性格，她笑，她哭，她撒娇，她委屈。她生存在凡人之中，却要时刻感受那种独自一个人的寂寞。但最重要的是她从来不为别人而活，她一直都是她自己。

曾经不明白为什么猫总也待不住，再温暖的窝，再好的食物，再多的爱，它们却还是会离开。

直到后来我也有了一个那样的灵魂，无法为任何人任何事停留，只听从自己心里的声音，就算受了伤，就算天寒地冻，还是会一往无前地向前走。

骄傲而孤单地生活着，却从未后悔过。

它们不是不喜欢温暖，也不是感受不到爱意，只是自从诞生到这世上，灵魂里就刻了同一个名字——

自由。

就是对于自由的渴望催促着它们不断前行，即便那要舍弃已经得到的一切，也毫不犹豫。

就像是我。

或许在现实中我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被束缚于某个时间或者空间，但无论如何心总归是自由的，学会释放自己的心，学会爱与被爱，这才是最重要——我怀着这样的想法写了这个故事，笔力虽然浅陋，但希望字里行间，它还是能给看过它的人以安慰。

纵然只有一个人，对于身为作者的我而言也已经足够。

最后，祝各位开卷愉快。

目录

第1章 变成女孩的黑猫

独自生活在白石的高中生赵尔儒在某个雨天捡回了四只流浪猫，令他想不到的是，其中最淘气的黑猫在晚上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001



第2章 被丢掉的硬面抄

与希希同住一个屋檐下，尔儒的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只是家里，连学校都成了希希的地盘，尔儒将如何招架呢？

031



第3章 奇岚诃是谁？

尔儒捡到的手镯上写着：清禾角第九街十七号，奇岚诃。看着希希那么喜欢手镯的样子，尔儒不禁产生了好奇：奇岚诃是谁？

063



第4章 遗失的过往

原本住在清禾角的希希，为什么会独自一人出现在白石呢？希希的过往到底发生过什么？

095



第5章 留下吧，希希！

125



尔儒意识到希希对自己像家人一样重要，开口挽留，打算回到清禾角的希希，会留在尔儒身边吗？

第6章 被发现的秘密

155



希希变身的时候被孟优檀发现，她要怎么渡过这次危机呢？

第7章 希希离家出走了

185



对自己的存在产生质疑的希希留书出走了，尔儒恼怒不已，可是他能找回希希吗？

第8章 孟优檀的反击

215



被感情冲昏头脑的孟优檀想在众人面前揭穿希希的秘密，危险在不知不觉中再次靠近希希……



第1章

变成女孩的黑猫

独自生活在白石的高中生赵尔儒在某雨天捡回了四只流浪猫，令他想不到的是，其中最淘气的黑猫在晚上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1

一年前隔壁搬来了一对会做面包的夫妇，从此以后每天早上就都能够听见叮叮当当的响声，还有面包的香味会从窗子的缝隙里钻进来。

那对夫妇开了社区里唯一的面包店，如今，尔儒已经习惯了被声音和香味吵醒。

至少比闹钟好，尔儒总是这么想。

然后就是揉着惺忪的眼睛去洗一把冷水脸，刷牙，穿衣，整理房间，再打开门，慢吞吞地走过过道，走下楼梯，看着那个已经在客厅里忙碌得不知东南西北的年轻女子，有些歉疚地打招呼：“早，郁金姑姑。”

被称作姑姑，但实际年龄说是姐姐更合适的女子这时便会抬起头来，眯眼看着他微笑，“早啊，尔儒。”

嗯，这就是每天早上都要重复的情节，已经……有八年了吧？

对于十七岁的尔儒来说，每天早起，自己打理生活，和郁金姑姑互道早安，就是一天生活的开始。因为，他已经没有父母可以道早安了。

父亲和母亲在八年前的一场车祸中离世，留下了他和郁金两个人。

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尔儒一直认为自己的生活，和所有十七岁的高中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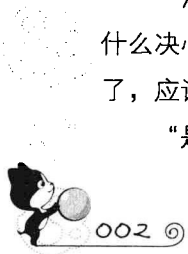
慢慢地走下楼梯，在餐桌边坐定，拿起面包慢慢地往上面抹植物油，早起就是有这样的好处，你永远不用担心会因为想吃饱早饭而迟到。

但是坐在对面的郁金显然就没有这么悠闲，她一边大口大口地灌牛奶，一边时不时地看看手表，最后尔儒终于忍不住了。

“郁金，你是不是有什么急事？”除了那声正式的早安，平时尔儒都要直呼她的名字，不然她会因为被喊老了而抓狂。

“没、没什么……”一阵左顾右盼之后，郁金突然叹了口气，就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瞪着他，“我想还是当面告诉你比较好，你现在已经是高中生了，应该……”

“是不是你的公司又要派你出差？”尔儒不紧不慢地替她说了答案。





郁金顿时睁大了眼猛点头。

“那你也不用那么紧张，”尔儒又拿起第二片面包，“又不是第一次出差。”自从两年前郁金在公司里得到了提升之后，出差的次数就和薪水成正比地增长起来，并且时间也一次比一次长，从一个星期到两个月，尔儒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情况。

“我都上高中了，你不要担心……”他突然叹了口气，用和年龄不太相称的稳重口吻说道。

她和郁金只相差十一岁，说是长辈，但郁金其实也是由父亲抚养长大的，所以父母去世后，郁金就接过了抚养他的责任。

并不仅仅是义务而已，郁金对他，给予了无法衡量的爱与关怀。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话，才华横溢的郁金应该会有更多的机会吧？尔儒常常会这么想，不管怎么说，都是他的存在阻碍了郁金的人生……

“尔儒，你怎么了？”看他突然发呆，郁金不禁有些担心起来。

“没什么，”拨开她在自己眼前乱晃的手，“这次要去多久？”

被问到这个普通到极点的问题，郁金却又有些结巴起来，“这次、这次大概……大概要一年……多一点吧。”

尔儒愣了一下，但随即就漫不经心地笑道：“才去一年多啊？我还以为要三年五载呢。”

“喂！”郁金苦笑。

“好了，我吃饱了，”尔儒放下手里咬了一半的面包，“我要走了，郁金。”

看着他转身离开餐桌边，郁金的脸上浮现了淡淡的担忧神色。

“尔儒……”她突然想到应该还有什么话应该对他说。

尔儒回过头来，脸上是大大的笑容，“我没有什么关系啦，你就不要再啰唆了，不好好准备的话又会落下很多的东西哦……什么都不要担心，不然脸上会长皱纹的。”

说完，他就一溜烟地跑上楼去了。

是去拿书包吗？郁金看了看一边椅子上的书包，否定了这个想法。

大概，又是想把什么感情隐藏起来吧？





这个小鬼，真是的。

一边叹气一边整理桌上的东西，她不经意地扫到了墙上的照片。

并不是黑白悲哀的遗照，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全家福似乎冲淡了有人已经离开的悲伤。

他和你真是很像呢，大哥。

看着照片，她终于露出了一丝由衷的笑容。

赵尔儒，十七岁，白石学院高中部高二的学生。出生及居住地，白石。

有些地方在地图上永远都找不到的，白石就是这样的地方，不是乡不是县也不是镇，只是一个单纯叫作“白石”的地方。

虽然地图上无法看到，但是白石应该有的什么都不缺，图书馆、俱乐部、超市，而对于所有适龄的学生而言，这里有白石学院——一所从小学到大学都包办的学院。

住在白石这里的孩子大多在白石学院的小学部开始学生的历程，然后在白石学院的大学部结束学生的历程，其中还有一部分在白石学院里再度开始他们身为人师的历程。

这样的人生听上去有点无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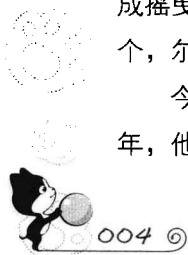
每天早上尔儒走进高中部的大门，看到那些终其一生都会在这里度过的老师们，就会忍不住有这样的想法。

“早上好。”嘴上在毕恭毕敬地打着招呼，他心里却在想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长长的走廊，木地板踩上去会有吱吱的声响，因为光照不足的缘故，走廊看起来非常阴暗，这些都会给人一种非常不快的感觉。

但是好在他不用走太久，走廊入口后的第三间教室，就是他的班级，推开门就有宽敞明亮的感觉，四季常绿的常春藤会垂下几条藤蔓来，在窗口造成摇曳的阴影。通常在这样的时刻他都会听到同样的一句话，“你又是第二个，尔儒。”

今天也不例外，说这句话的是一个头发呈天然浅色、五官非常明朗的少年，他正坐在尔儒的位子上，“你怎么看起来愁眉苦脸的？”





尔儒将书包从肩上拉下丢到桌上，“我只是在奇怪，为什么每次你都要坐在我的座位上，翎风？”

“因为这里的视野比较好，可以把窗子外面的情形看得很清楚啊。”叫作翎风的男孩识趣地起身，“比如说，刚才我就看到菲儿在你的后面过来了。”

话音未落，教室门口就传来了清脆的女声，“我明明就看到尔儒在前面，就是没赶上，真是气人。”

说话的少女梳着马尾辫，有着一张五官精巧的娃娃脸，“都是因为要过节，所以才会晚了。”她跑到两个男生身边，拍了拍尔儒，“今天还是让你占第二好了。”

“还不是自己睡过了头，”翎风在一边自言自语，“今天有什么节可过的……”

“笨！春分节嘛。”少女拿起尔儒刚从书包里拿出的书，顺手照着翎风的头就是一下。

“春分节？”尔儒和翎风对望了一眼，同时露出大惑不解的模样。

“那是什么，菲儿？”翎风一边揉着头一边问道。

“就是为了庆祝春分定的节日，要全家一起庆祝的，我早上和老妈跑去买菜，累死我了。”菲儿说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来证实自己所言非虚。

可面前的两个男生还是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

“春分可是一年里相当重要的日子，昼和夜在这一天会一样长，这样的日子一年里只有两个，所以……”她只好再深入解释一下。

“那元旦还一年只有一个……”翎风嘟囔着，不过看到菲儿的眼神之后声音就低了下去。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白石的传统啊，我妈这么说的。”菲儿这样做了总结，“难道你们两个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家那一对你又不是不知道，大概连传统两个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吧。”翎风撑着下巴说道，翎风的父母是白石最有名的夫妻之一，以……作风特立独行著名。

在自己的婚礼庆典上，在甜点里放巴豆粉，来测试究竟有多少客人没有





吃甜点，这样的人想不著名也是很困难的。

幸好翎风还算正常。

“我真同情你，翎风。”菲儿这么说着，虽然脸上一点都看不出那方面的意思，随即她掉转方向，“你呢，尔儒？”

语调是漫不经心，尔儒也知道菲儿的确是没有意识到，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跟着菲儿就发现自己说了有问题的话。

翎风和她同时看了看对方，翎风瞪了瞪眼。

他们是怕自己想起父母的事吧？虽然看上去大大咧咧，但这两个家伙也有出乎意料的体贴之处。

看他们好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愧疚模样，尔儒刚想表示不要紧，但菲儿抢先了他一步，“抱歉，尔儒。”

跟着翎风也说了，“抱歉，尔儒。”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可是你什么都没有说啊，翎风。”

“呃？对……”翎风摸了摸头，也跟着微笑起来，“那么下次我犯了什么错误的话，我不道歉你也要原谅我咯。”

“好的。”尔儒微笑着点点头，“再说，这也不算什么错误啊……”

菲儿还想说什么，但是这时有其他同学进来了，于是仅限于三个人之间的谈话就到此为止。

之后整整一天，尔儒发现似乎所有人都在议论春分节的事情，是那么重要的节日吗？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发现呢？

但是那些关于晚上和家人团聚的讨论，对于尔儒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那所房子里今天晚上应该只有自己一个人了，因为郁金说下午的时候就会走……

“尔儒，你精神不好哦。”现在是午休时间，翎风三两下解决了自己的午饭后就坐到他前面的座位上，反骑着椅子看着他，摇了一会儿椅子之后，翎风突然说，“不如晚上来我们家吧？还有我们家那一对。”

翎风的意思很明显，不想让他一个人落单。

“郁金出差，我得看房子。”算是婉言谢绝了翎风的好意，他并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尤其是给翎风或者菲儿。





虽然看起来是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但只要说出口的事就没有回旋的余地，翎风很了解他的个性，于是干笑了两声，“也是，你还是不要去才好，在这样的日子，他们两个人不知道又要搞什么危险的事。”

尔儒微笑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

午休时间，教室里乱得和早晨的蔬菜市场没有什么区别，有像他们两人一样正在聊天的，也有在下棋，或者拼命赶功课，以及跳在椅子上开个人演唱会的。就在这一片混乱里，尔儒还是清晰地听到了菲儿在门口发出的声音，“尔儒，有人有信要给你，是……喂！少晓，你怎么抢别人的信！还给我！”

尔儒和翎风同时向门那边看去，菲儿正在追打那个叫作少晓的男生。

“还给你干什么，又不是你的信。”少晓的动作非常敏捷，并且嘴上功夫也不赖，“怎么没邮票啊？哇！紫溪！不是隔壁班的班花嘛！”

翎风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尔儒已经从座位上跳起来，向正左挪右闪的少晓跑过去了。

而那边少晓的动作似乎更加快一些，从信封里抽出了蓝色的信纸，跳上了桌子，大声念了起来，“尔儒，很高兴你喜欢我，但是对不起……”

尔儒已经跑到了那张桌子边，但少晓却又跳到了另一排的桌子上。

“我的心里，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在跑过桌子与桌子之间的缝隙时，尔儒被桌角狠狠地撞了一下，耳朵里同时听到了少晓用捏着鼻子的办法假装女声念出的这句话，还有——

满堂的哄笑声。

不知道是腰里痛还是脑子被哄笑声弄得发胀的关系，尔儒突然感到——眼前的情景突然模糊起来，然后，变成了一片漆黑。

“好啦，不要难过了，你的同学只是做了所有人都会做的事而已，像站在一边嘲笑这种事，是最轻松的了……”

电话那头传来温和的女性声音，但伴随的还有锅碗瓢盆等东西发出的乒乒乓乓的撞击声，显然对方正处在一心两用的状态中。

“是这样吗……”还是完全算不上安慰人的话语，只是一种客观的评价。尔儒苦笑了一下，“谢谢你，洛水表姐。”没有听答复就直接挂断了电





话，随即尔儒靠在电话亭的玻璃墙上，看着那张退出来的电话卡发呆。

本以为会永远都是秘密的感情，现在却成了全班同学的笑料。

虽然之后少晓被翎风狠狠地揍了一顿，但也不能改变之前发生过的事，不能改变他已经被嘲笑了这个事实。

尔儒放学后等所有人走了才离开学校，还把翎风和菲儿也支走了，给在大学部宿舍的表姐打电话，但是听到的不是安抚，更想说教或者训诫。

只能说洛水表姐本来就是挺严厉的人吧？并没有什么恶意。

有些无力地露出了笑容之后，他推开电话亭的门，让外面那个已经等了很久的中年人进去，自己往另一条路上走了。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放学后他会走的路也只有通往家里的这一条。

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也一样，他最后能够回去的，只有那所现在看起来有些空荡荡的房子。

有时他也会禁不住想，为什么就是自己遇到这样的事呢？白石有那么多家庭，为什么那一场车祸单单就带走了他的父母？

这样的思考自然很可笑，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表示怀疑，但尔儒就是无法抑制地要这么想，并且因此而生出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来。

比如说——

或许父母就是想要放下自己这个累赘，才会死的。

很荒谬的想法，不过在父母刚刚离世的那会儿他却异常强烈地这么认为，他对于父母而言，不过是包袱一样的东西罢了。

大概是因为脑子里在想事情，所以脚步比平时还要慢，注意到这点后，尔儒在心里估计或许回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但是并没有加快脚步的意思，他并不急于回到那所房子里。

因为那里，现在并没有在焦急地等着自己的人。

2.

“果然已经暗了……”抬头看着昏星初现的天空，尔儒不禁自言自语地说道。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剩下夕阳的一点余光在地平线上垂死挣扎。





而平时住的那所房子，也已经在视线范围之内。

现在走在社区的街道上，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狭窄小巷里，正好是最黑暗的时候，路灯还没有开，而自然光又将完全消失。尔儒慢慢地路过那些巷口，想起在小的时候自己走到这里时常常要闭起眼睛来。

就好像只要没看见，那些栖息在黑暗里让他害怕的东西就不会出来。

每次遇到不喜欢的事物，就会闭上眼睛，好像这么做那些讨厌的东西就会自动消失一样。想到自己的一贯表现，尔儒不禁笑出声来。

笑声不是很响，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傍晚宁静的空气里，他好像听到了回应的声音。

他停下脚步四处张望了一下，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难道说是幻听？……”他有些疑惑地自言自语，确定没有人之后，继续向自家房子的方向迈动脚步，但第一步还没有踏实，那声音又响了起来。

这次可以肯定自己并不是幻听，而四周也的确没有人。

这两点并不矛盾。

因为那声音，是一声猫咪的叫声。

一点都不轻，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凄厉，似乎遇到了什么悲惨的事，并且在这一声叫之后，跟着类似的声音就此起彼伏了起来，好像有一大群猫突然从天而降的感觉。尔儒讶异地向那条黑洞洞的巷子里望过去，什么都看不见，但声音的确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

猫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总是和一些奇怪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是尔儒从曾经读过的民间故事里得到的印象。但白石是传统而不迷信的地方，所以他脑子里并没有什么对厄运或者好运的幻想情绪。

只是猫咪的叫声实在太乱，他不禁好奇地向巷子里面走过去。

走进阴影里的那一刻，所有的声音一下子静了下来，跟着传入他耳中的就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心跳的动静了。

慢慢地向前挪动，凭着微弱的光线和二点零的好视力辨别脚下的路，他突然发现今天的空气潮湿得厉害，这让他觉得有些透不过气来。

大概晚上会下雨吧。

正在这么想着，突然脚下踩到了软绵绵的东西，然后是惨叫声，他吓得

